

# 华尔街最著名的女人

◆ 陶短房

理想投资对象方面有“天然优势”，因为她们“把那么多的时间都花在设法控制自己的丈夫上”。

1982年，西伯特曾参加联邦参议员选举，但没有成功。对此，她并不在意。她说：“人生犯错在所难免，你不能指望一辈子不出错。但你必须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这样你就可以说：我能做到。”她后来继续活跃在华尔街。1998年1月5日，她第一次获得敲响纽交所收市钟的荣誉；2007年12月28日，获得纽交所独立交易席位40周年的她，第二次得到“敲钟”的殊荣。

## 一生未婚 慷慨助人

直到80多岁时，西伯特仍在工作。她的办公室在曼哈顿中城的第三大道上，是一栋红色的高层办公楼，外号“口红大楼”。她办公室里的电视机总在播放金融节目，墙上挂着很多镜框，有的装着报道她的杂志文章，有的装着她与多位美国总统的合影。显然，她为自己的一生感到骄傲。

然而，她为成功付出的代价也是外人难以体会的。她一直没有结婚，甚至没什么像样的恋爱经历。晚年时，她对媒体说：“（婚姻）非常困难。除非你找到一个比你厉害得多，或者他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圈子里，否则的话，当你比男人赚钱更多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敏感。”这种情况，其实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改变。华尔街的女强人们要想拥有一段如意的婚姻，往往比男人更困难。

西伯特没有对外公开自己的个人财富。在富豪云集的华尔街，她算不上特别富有，却以慷慨著称。1990年，她创办“西伯特企业家慈善计划”，宣布将公司从事证券上市业务所得的一半利润捐给慈善机构。

《华尔街女性》一书的作者费雪说，正是在西伯特的鼓励下，很多女性闯进了华尔街。“上世纪70年代，女性可以成为华尔街的专业人员，这个观点对美国公众和华尔街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西伯特一直活跃在国际妇女论坛等非营利组织，不断鼓励有志于金融事业的女性投身华尔街。正如人们评论的那样：“她总是把门推开，然后设法让门一直开着，这样后来人也可以进来。”

摘自2013年24期《环球人物》



的如厕问题从未像那次那样广受关注。”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总会显露出来。西伯特在贝奇准确预见航空股的潜力，建议公司大胆买入，为公司赚了钱。她的才华让她很快跨越了一个个职业台阶。短短10年，她从证券经纪人最基层的分析师做起，成为明星级的证券交易员，迅速当上两家大经纪公司的合伙人，年薪高达25万美元，比入行时增加了70多倍。

## “裙子入侵交易所”

在华尔街闯荡，最让西伯特感到痛苦的是男女间的不平等。她后来说：“我不得不多次换工作，因为他们付给男同行的薪水是我的两倍。”有一次，她寄出了求职简历，却杳无音信。朋友建议她署名时把女性化的名字缩略为字母，只把看不出男女的姓氏写全了。结果，简历投出后，她马上被雇用了。当时，华尔街有个华裔投资者蔡至勇，和西伯特关系不错。有一次她问蔡至勇，怎么才能找到“和男人薪水一样多的工作”。蔡回答说：“别异想天开了！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在交易所买个独立交易席位，为你自己工作。”

看似玩笑的对话，却让西伯特“开了窍”。

1967年，她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开始争取独立交易席位。当时，纽交所共有1365个席位，全部为男性垄断。西伯特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家公司同意转让席位，却开出了44.5万美元的高价，创下当时的最高纪录。西伯特没有太多积蓄，不得不找银行贷款30万美元。但银行提出了苛刻条件。折腾了将近一年，就在她即将绝望时，接到了大通银行的一个电话。大通银行总裁戴维·洛克菲勒知道了她的故事，大为感动，亲自拍板给她贷款。

1967年12月28日，西伯特成为纽交所历史上第一位获得独立交易席位的女性。她很快在强手如林的华尔街打出了一片天地。1975年，纽交所允许证券经纪公司自定佣金标准，西伯特立刻率先推出佣金折扣业务。凭着这种商业敏感和质优价廉的服务，她的经纪公司业务迅速增长。直到今天，她的西伯特公司仍然在华尔街拥有一席之地，在纽约、新泽西、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州开了4个分部，2011年参与了市值高达800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发行。西伯特是华尔街当之无愧的明星。

她的成功也引来男人们酸溜溜的反应。有一份报纸在报道她时，标题是“裙子入侵交易所”。还有一位男同行调侃说，女性在挑选

## 18.我们大家来表决吧

“你们中间应该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先让大家把手机拿出来。”关锋话中有声地说道，“我不希望我的队里有我背着往外传递消息。”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队长何出此言。会场里像忽然闯进一群小蜜蜂似的，漂浮起一片嗡嗡声，队员们互相猜测着队长话里所藏的刀锋指向的是谁。

“好了，大家静一下。”关锋举起右手，展开手掌要求大家安静。“今天我们开个短会，只解决一件事，那就是关于对顾斌的处理问题。”关锋掏出了方国良的那份律师函，“这是方国良律师给我的律师函，对我们迟迟不释放顾斌提出了严正抗议。大家看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早就应该把顾斌释放了，已经看清楚他是无辜的，有什么理由关人家不放？”周警官第一个高声表态，“我们是人民警察，又不是黑社会的帮凶。”“是啊，既然证据确凿，又早过了法定拘留期限，关着人家不放确实不对。”一名年轻的队员发言了。“是啊是啊……”接连有几个人赞成。“可是关队长，上次徐局过来不是明确命令你不要再管顾斌的事吗？”一位姓高的中年警官问了一句。他这句话立刻使全场的气氛紧张起来，所有人都记起了那日徐副局长气势汹汹的模样。

关锋淡然一笑，不慌不忙地说道：“顾斌这个案子是我们经侦总队一手处理的，是我们到人家家里去抓的人，是我们着手进行调查，是我们把顾斌押到拘留所去一直关到今日的。现在，也是我们弄清了案子的真相，证明了我们抓捕和拘禁顾斌是没有道理的。那么，难道我们不应该自己把案子了结掉吗？”

“队长说得对啊……”有几人表示支持。“可是，徐局说顾斌的案子是葛书记点名要慎重处理的啊。”姓高的警官又插进来提醒大家。“好了，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关锋打断高警官说，“既然意见有分歧，接下去就请大家表决决定，在你们举手表决之前，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思考，思考一下你们作为人民警察的责任和良心，然后再做出你们各自的决定。”

寂静无声的一分钟在此刻变得很长很长。

## 生死对决

温哥华的中国富豪

会议室内听得出大家此起彼伏的呼吸声。

“我们大家来表决吧。”关锋知道关键的时刻来到了，他心里不免一阵紧张，悄悄地深吸了一口气。他用目光横扫了全场所有人一遍，然后道：“赞成马上释放顾斌的人请举手。”“哗”地一下，几乎所有人都把前臂高高举起了，只有高警官和另一名队员没有举手，他们两个垂着目光，低着头。关锋看看他们俩，又看看举着手的大部分队员，不由暗暗舒了口气。停顿了片刻后，他说道：“既然绝大部分赞成，那就作为我们经侦总队的决议了。”他说着把脸转向周警官接着道：“老周啊，这件事就委托你去办理，按正常手续做，负责好释放顾斌的相关事宜，越快越好！”

周警官来到良知律师事务所时，方国良已经在办公室焦虑地等着了。“有结果了？”方国良笑问。“搞定了。”周警官有点得意地大笑，接着就把关锋如何先收掉大家手机，如何要大家举手表决等等的过程简要讲了一遍。

“关锋做事，还是很有章法啊，不愧是你的徒弟。”方国良心里一阵高兴。“那么，释放顾斌的手续都办妥了么？”“会议一结束我就马不停蹄去手续，已经通知拘留所那头的了，明天上午我就去带人，你从事务所选个人和我一起去吧。”“好，没问题。”方国良说。“真是太感谢你了，老周。”这几天多亏周警官一直在暗中协助他，才使得释放顾斌的事办得比较顺利。“你我之间不言谢，何况说到底是我们经侦总队的错，欠你的。”周警官问：“把顾斌接出来，你们有什么打算？”“我们想让他离开一段时间。”方国良说。他没有详细说出下一步的计划，如何安排顾斌只有他和余国伟两人知道，原则上了解情况的人越少越好。“你们能想到这点就好。”周警官是个明白人，他并不追问下去，只是说了自己的看法，“我估计，顾斌一出拘留所，他们很快会设法把他再抓进去的，你们最好能让他‘失踪’一段时间，让王根宝无计可施。”“我们和你想到了一处。”“英雄所见略同嘛，哈哈。”周警官刚笑了几声，他的手机响了。拿出来一听，是在刑侦局的一个徒弟。周警官和对方说了几句后，脸色陡变。挂断电话后他急急对方国良道：“他们动作真快。”



柯兆龙

## 吃饭

章小东



### 3.每一个人都要出去找饭吃的

趁着客人们还没有到达的空当儿，我把我的行李箱搬进储藏室，这只老式的牛皮箱子还是父亲的，父亲每次出国都会带着它。当母亲把这口箱子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知道母亲是想告诉我，父亲永远陪伴在我身边。我把箱子打开，立刻有一股遥远的亲情把我紧紧包裹。我痛心地抚摸着箱子的每一个角落，发现逝去的年代在这里留下了一道裂缝。我找出针线正准备修补，突然，我的手就好像被烫到一般缩了回来，这是因为我把手探到这条裂缝当中，在箱子的内衬底下触到一件硬物。

我屏息静气，一分钟以后轻轻把这个硬物抽了出来。我发现这是一个陈旧得霉迹斑斑的小纸筒，上面还有父亲的签名，并注有小字。“购于”后面是一行俄语，我看不懂。我把小纸筒轻轻捧到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打开，呈现在我眼前的竟然是一幅印刷得极其精致的油画。这是美国画家爱德华·霍珀1927年的作品《自动售货机》，我的心颤动了。

远处挺拔陡峭的落基山峰，正幽幽地站立在我的窗子外面，带着郁闷的眼睛注视着我，黯然神伤地压抑着我。我茫茫地抚摸着手中小小的画卷，一个戴黄色毡帽的年轻女人坐到了我的面前。她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她有没有亲友和家人？为什么会如此孤独寂寞地坐在这家空旷的餐厅里？是不是也要到这里来寻找“吃饭”？父亲想要透过这幅画告诉我什么呢？

我的手指轻轻地滑过油印的画面，怅然若失地静静等待着里面那个凝视着一片空白的女人会给我一个回答。就这样，不知道时光流逝了多久，大门被推开了。我好像没有听见敲门，眼睛一眨，一大群赤着脚的留学生们涌进来。他们很自然地把鞋子脱在门外，又七嘴八舌地和我打招呼，打断了我的思绪。紧接着，这些人熟门熟路地到厨房间找出各自需要的餐具，刀叉碗碟，都是我刚刚想找又找不到的呢。顿时有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好像

这些客人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而我却变成了外人。我有些张皇失措，最后看了一眼画面上的女人，她浑身上下流露着的苍凉，立刻向我逼迫过来。

“好香啊！”一个高头大马的北京女孩惊叫了起来。我回头一看，她已经把那只炒菜镬子端出来了。我连忙跑到厨房抽出砧墩板，又把那只倒扣的瓦盆拔拉到砧墩板上，然后放到餐桌正当中，炒菜镬子刚好地搁了上去。

“哟，真聪明，很有古朴的艺术感。”女孩子说。“那当然，啥叫上海人啊！”一个戴着黑边眼镜的男青年一边说一边把一只密封的锡纸盘子放到了砧墩板的旁边。

这时候，我发现那张不小的餐桌上已经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碗盘，这些碗盘的上面，多数蒙着一张保鲜纸，或者抵紧了一张锡纸头。“哎呀，我忘记烧饭了呢！”我说。“算了，电饭煲太小了，只够煮三个人的饭。反正菜够多，不要饭了。”丈夫说。我没有回答，只是快手快脚在一只玻璃烤盘里洗好米，又按照比例放进水，抿上锡纸，放进预热好了的烤箱。记得好婆对我讲过：“‘吃饭’一定要有饭，不然的话，就不是吃饭！”

这还是在在那个痢痢头和尚对好婆讲了我要远行吃饭以后，好婆特别关照我的话。那时候，她真的把我当成了即将要远行吃饭的外孙女。这天，好婆一边怜爱地为我添饭，一边告诉我：“每一个人都要出去找饭吃的，到了吃饭的时间，连佛也要出去找饭吃。佛教里的《金刚经》就是从吃饭开始的，这是最平常的事了，更何况我们这些平常人，更要以平常心对待。”

“妈妈，我可以吃那个肉骨头了吗？快要被大家吃光了呢。”正在我沉浸在回忆当中的时候，儿子飞过来，抱着我的腿问。我一看，真的！大家早已围着餐桌开始夹菜了，那一大镬子的肋排骨飞速消失。我连忙找出儿子的专用碗筷，赶紧为他夹了几块肉骨头说：“当然，依总是第一的。”

“伊拉怎么都坐在地板上吃饭的啦？我也可以在地板上吃饭吗？”儿子问。“不可以，我们坐到那张写字台边上。”丈夫走过来说，并带着他坐到房间角落里的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前，从旁边拉过来了一把椅子。“我再给你拿一点蚝油牛肉，这蚝油牛肉一向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菜呢。”我听到丈夫对儿子说。